



“我的龙舟记忆”征文选登

龙舟泊处是吾乡

王吟春

资水又响了。先是三两声零落的鼓点，紧接着，鼓声如春雷碾过河床，将邵阳从晨梦里震醒。我提着相机往江边去时，粽子正沸在街口老陈家的铁锅里。苇叶的清气裹着糯香，在北门口石板路上蔓延开来。有人说龙舟是端午的魂魄。我倒觉得，这满城粽香才是最先探出头来的信使——它温软地叩着每扇门，提醒你：竞渡的日子到了。

江岸早已铺开人织的锦。38条龙舟泊在起点线上，船头红的绿的龙头，仿佛随时要从木板里挣出，腾空而去。我挤进观赛台，挨着一位戴草帽的老船工坐下。他姓刘，年轻时当过20年的龙舟桡手。如今他的脊背弯了，嗓子却亮得像铜锣：“你看，这阵仗，今年怕要杀出黑马哩。”话音未落，发令枪响了。江面陡然炸开，船头犁开绿水，白浪如马鬃飞扬。

无数的光阴，此刻缩在这条江里。江上，鼓点震天响；岸边，人声鼎

沸，“加油”的声浪一波叠一波，推着龙舟一路扑向终点。老刘一拍大腿：“输了成绩，赢了骨气！”他说起旧事：20世纪70年代木材短缺，江北的龙舟烂了底板，对岸的工匠连夜送来樟木；90年代两支队伍曾为抢水道红了眼，第二年的端午，输的一方却主动把最佳划位让给对手。“江有江的脾气，人有人的规矩。”他激动地说，“龙舟要快，更要稳；要争，也要让。”

午后，决赛的鼓点捶得人心发颤。我退到高处俯瞰，忽然瞧见一位年轻的母亲举着手机追拍其丈夫所在的龙舟。她怀里半岁的婴孩被鼓声闹醒，竟挥着藕节似的小胳膊“呜呜”和着号子。旁边卖凉粉的阿婆赶紧挪开担子，让出缝隙给扛摄像机的记者；戴红袖标的志愿者弓着腰，一遍遍把踩歪的隔离墩归正。没有推搡，没有拥堵，数万人如潮水漫过堤岸，却始终沿着文明的堤坝层层涨落。龙舟冲线时，满山满谷的欢呼只持续了

3秒——第3秒后，有人带头鼓掌，掌声便从东岸滚到西岸，像另一种更深厚的潮。

归途经过老街，苇叶的清芬又浓了。老刘送我一截褪色的龙舟绳，麻丝里缠着几缕金线，说是他师傅的师傅传下的。“龙舟年年换新，可这麻绳里的劲没变。”他说，“邵阳人嘛，心里总摆着一条龙舟——风浪越大，越要把舵握紧；对手越强，越要给对方留道宽水面。”

夜里，我打开电脑写下这段记忆，忽然听见窗外有年轻人练习鼓点。他们敲的调子比老辈人快了些，却仍守着“咚—咚—咚”的三节拍——第一记砸进水底，第二记挑起浪头，第三记，要等回声落定了再落槌。原来龙舟从未离开，它只是从江心游进了每双握桨的手里，又从掌纹漫到城市的脉搏中。当文明成为竞渡的又一条赛道，邵阳人便用谦让的弧线、友善的浪花、守礼的航道，为千年民俗刻下新的吃水线。而我的记忆，也终于从看客的欢呼里沉下去，沉成一只锚，系在这座小城向善向美的、温暖的河床上。（王吟春，任职于大祥区三八亭小学）

江鼓声声藏旧忆

刘敏奇

赶，只为抢占视野最好的观赛位置。

到了河边，只见两岸人头攒动，各色花伞连成一片彩色长河。龙船一出，全村人一同扯开嗓子，和江上划手同声高唱质朴的龙舟号，粗犷又热烈的调子顺着河水飘向远方。彼时不懂何为同舟共济，只看见船上青年齐心协力，龙舟如游龙破浪，岸边呐喊声此起彼伏——那份热烈纯粹的欢喜，至今清晰如昨。

今年这场市级龙舟大赛，各县市区的队伍汇聚资江，其中不少队员正是当年返乡练船的青年。赛前点睛仪式庄重古朴，朱砂点龙目，传承千年祈福传

统；龙舟号子再度响彻江面，古老曲调搭配崭新赛场，传统民俗撞上时代新韵。38支队伍、千余名健儿，船上众人步调一致、奋勇向前，完美诠释邵阳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细雨笼罩资江两岸，万千观众撑伞驻足，眼前盛景与儿时记忆重叠。从前一村一龙、乡亲自娱，如今全城共赛、万众同乐；从前木质旧船游弋乡河，如今标准化龙舟驰骋城区江面。变的是赛场规模、船只形制，不变的是邵阳人刻在心底的龙舟情怀，是游子跨越山海奔赴故乡的执念，是万众一心、不甘落后的奋进风骨。

沁园春·邵阳龙舟赛

申勇荣

资水扬波，鼓震宝庆，翠柳含烟。看旌旗猎猎，千帆列阵；桡飞江涌，百舸争先。号起云霄，舟驰碧涌，卅八雄师竞向前。端阳节，溯千年习俗，文脉连绵。

同船砥砺拳拳，秉勇毅，豪情冲九天。念湖湘儿女，心怀丘壑；邵阳汉子，踏破浪巅。击桨凌飞，乘风虬啸，不负山河华夏欢。宏图起，借龙舟气势，再续新篇。

（申勇荣，邵东市诗词协会会员）

6月21日，资江烟波浩荡，“亚洲富士电电梯杯”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盛大启幕。38支龙舟齐聚江面，万千市民撑伞临江观赛……这场酣畅淋漓的端午盛会，勾起我深埋心底的龙舟旧忆。

我的童年，完完整整浸泡在夫夷河的龙舟喧嚣里。每年端午前夕，在外务工的青年总会准时返乡，放下城市忙碌，奔赴河边集训。清晨薄雾未散，河面便响起划桨声，咚咚鼓声穿透村落。村里老少都会自发去河边观看，看少年们晒得黝黑的脊背随桨起落。

那时，端午是我全年最期盼的日子。端午这天，清早便能尝到家中清香软糯的粽子。母亲总会穿好提前准备的新衣，一条漂亮的碎花连衣裙，满心欢喜只等奔赴河畔。吃过午饭，全家便拎着板凳、带好雨伞往夫夷河

水调歌头·赛龙舟

吴贤志

龙赛几时有？请束上平台。相离旬岁重聚，谁不动情怀。劲鼓收回游子，赤帜提升勇气，赢得百花开。一水箭冲刺，沿岸雁成排。

是何故？民意合，继承来。汨罗正则，天问培养爱心栽。今日宏图描绘，盛世韶华更贵，万景任吾裁。但愿江长秀，波浪育人才。

（吴贤志，邵阳市诗词协会会员）

在湘西南的褶皱里，被龙江浸润冲积出的武冈市邓家铺镇石龙兴村“滩里”，流传着一则传说——唐朝初年，龙江一度洪水泛滥，堤岸决口，粮田被淹，百姓流离。滩里有位老人在饥饿难耐的傍晚时分到江边捞鱼时，忽见一条金鱼从江心腾空跃飞，镇住了“水妖”，退去了洪水。人们闻讯齐聚岸边，扎起灯笼，跪拜感谢。慢慢地，滩里水龙灯便横空出世，此后代代延续，行祭祀之礼，祈祥瑞之愿。

不过，关于水龙灯的起源时代，史籍与传说稍有区别。清代《武冈州志》记载，滩里“历有舞水龙灯之习俗，其源可溯至唐末”。

滩里的腊月，空气中弥漫着竹篾的清香。滩里人巧手编织龙骨，用棉纸裱糊龙皮，用土法彩绘龙身……七节龙身，象征着七曜连珠；四条蛟龙，四颗宝珠，象征“四象”，这里面寄托着当地人避凶纳吉的祈愿。

正月里的滩里，夜幕下的龙江，四龙共舞的壮丽奇观正在上演。四条龙震撼出场，百余散灯如影随形。在喧天锣鼓、高亢唢呐声中，经过祭祀祈祷、

◆樟树坳茶座

风雨千年水龙灯

张明扬

朱砂点睛的庄重仪式，它们进入竹排。它们时而“蛟龙漫游”，舒缓游动如云卷云舒；时而“飞龙捞月”，倏然翻滚下探激起漫天水花；时而“神龙戏水”，宝珠引龙灯在江中穿插嬉戏；时而“四龙腾飞”，龙身形成旋状搅动波涛，接着翘首腾空。

接着，宝珠引导四龙上岸表演。“龙点头、龙伸腰、龙翻身、龙咬尾、龙钻肚、龙望月、龙抢宝”的套路，“双破肚、半边月、八字阵、单四门、双四门、钻龙门、龙盘柱”的阵法，“穿、腾、翻、滚、跳、戏、缠”的技巧，展现了龙的魂魄、龙的神韵、龙的矫健威猛、龙的潇洒多变。

“要开排来就开排，莫在此处久久挨”“排一开来水又大，转过弯来阵式摆”“有姐岸边看着我，舞起龙来劲火大……”除了备受关注的火龙灯，滩里《龙灯歌》也格外引人注目。朴素通俗

的歌词，蕴含着滩里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水龙灯经受了无数次的生存考验。幸好，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众多有识之士的筹划支持下，滩里水龙灯乘着新时代的春风，迎来了曙光，重放了异彩。

2018年春节首届滩里水龙灯民俗文化节举办以来，水龙灯便受到各级媒体关注。2021年12月30日，凭借完整的历史脉络和独特的文化价值，滩里水龙灯成功入选湖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9月1日，邓家铺镇石龙兴村被邵阳市公布为“非遗村镇示范点”。

从龙江之畔的祈愿活动到省级非遗的璀璨明珠，水龙灯已然成为湘西南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滩里已然成为海内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探幽之地。

好好吃饭

刘凯

大概是近一个月的事情了，每次我喊孩子吃饭，他们都磨磨蹭蹭。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女儿越来越瘦，原本圆润的脸颊慢慢凹了下去。饭桌前，她拿着筷子发呆，吃两口就说没胃口。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天萎靡不振的。老师反映，他每天爱吃零食。我纳闷了：他们在家里，明明说不饿呀！

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我决心去问问医生。医生说，这是长期情绪压抑导致的厌食倾向，即孩子对吃饭产生了心理压力！

“啊，厌食倾向，怎么会呢？”医生的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你想想看，你吃饭的时候，通常有哪些表现？”医生轻声地提示我。我陷入了沉思。

我突然想起自己在餐桌上经常教育孩子的事了。女儿夹起一块肉，我会皱眉：“你看你穿成啥样，一个女孩子怎么一点不讲究？”儿子低头扒饭，我又忍不住：“考试退步十几分，你还有心思吃？”孩子偶尔提起朋友，我总要追问：“那个孩子成绩好吗？别什么人都交往！”一顿饭，从来没有安静吃完的时候。

每次我的话就像鼓点一样，一下一下敲，清脆，却刺耳。孩子们最初还会辩

解，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餐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声音，颇有权威感。后来，每次我开口时，孩子们不是下意识绷紧了肩膀，就是低下了头；再后来，他们总是错开时间吃饭，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我那时还生气，觉得孩子不懂事。殊不知，我以为的关心，在他们耳中全是责备；我以为的提醒，在他们心里全是压力！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孩子吃一顿饭就接受一次“教育”，久而久之，他们惧怕上桌吃饭，导致厌食，造成营养不良。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每逢吃饭，我都学着闭嘴。吃饭时，不再追问成绩，不再批评衣着，也不再盘问交友，而是和孩子们聊轻松有趣的话题。渐渐地，孩子愿意重新坐回餐桌前了。

有天晚上，女儿忽然大声说：“全家人一起吃饭真的太开心了。”

“是吗？”我反问了一句，眼眶却忽然有些发热。（刘凯，武冈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有奖征文



张干故居 邓辉华 绘

◆精神家园

犹记儿时萤火亮

李宏伟

儿时居于乡下。夏日黄昏，田埂旁、菜园里、樟树下，便陆续浮起细碎微光。那是萤火虫，正提着小小灯笼，穿梭在青草与野花之间。童年最温暖的时光，便是藏在这漫天流萤里。

晚饭后，老院子朝门外的晒谷坪里，伙伴们呼朋引伴，揣上瓶子，踏着软乎乎的泥土追萤。萤火虫慢悠悠地飞，忽高忽低，时而栖在狗尾草穗上，微光凝作一粒星子；时而掠过溪边浅水，碎光落进粼粼水波。

它们飞累了，落在丝瓜的叶片上、藤蔓间。我们放轻脚步，屏住呼吸，伸手轻轻捂住它们。萤火虫的光是清冷的，握在手里，感觉像握着一颗小小的、会呼吸的星星。透过指缝看，那光一明一灭，像在说着什么悄悄话。

最有趣的是把它们装进玻璃瓶里。一只、两只、三只……瓶子渐渐亮起来。我们举着瓶子跑，光在瓶子里晃啊晃的，像是液态的翡翠，也像夏夜的星河。

儿时的乡间夜晚恍如童话世界：稻田里蛙鸣阵阵，菜园里夏虫啾啾、蛐蛐吟唱，唧唧唧，吱吱吱。萤火虫就在这声音里飘舞着，闪烁着亮光，像是给这交响曲谱上的跳跃的音符。

我们躺在竹席上，数着天上的星星，也数着眼前的萤火。星星是静的，萤火是动的；星星是闪烁的，萤火是跳跃的，这跳跃的光里透着亲切。把装着萤

火虫的瓶子放在枕头边，看着那微光，枕着蛙声入睡，梦里都是亮晶晶的。

后来，我离开乡下，客居喧嚣闹市。城市的夜晚从来不会黑，路灯、车灯、霓虹灯，把夜晚一块一块切割。站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高楼里，看城市车流，会忽然想起儿时的萤火虫来，它们那么小，却那么亮；那么微弱，却那么真实。

去年夏天，我特意回了一趟乡下老家。老屋和稻田还在，可是，萤火虫不见了。我在田埂上坐着，等到快半夜，也只看见依稀的两三只。它们孤零零地飘着，像迷路的孩子。蛙鸣稀疏，偶尔一两声，像是在叹息。

关上窗，拉上帘，城市的灯光还是透了进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却亮起一片绿莹莹的光。我还是心存念想。也许在某个夏夜，在某条还没有被水泥覆盖的田埂上，还能看到成群的萤火虫。它们提着小小的灯笼，在村庄夜的海洋里巡游，一明一灭、一闪一亮，像我们孩提时那样。（李宏伟，就职于邵东城发集团、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